

欽定金史

卷之十
五十九

金史卷六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

太祖諸子

宗雋

本名訛魯觀

宗傑

本名沒里野

宗強

本名阿魯

爽

本名阿鄰

可喜

阿瑣

宗敏

本名阿魯補

元

本名常勝

太祖聖穆皇后生景宣帝豐王烏烈趙王宗傑光懿皇
后生遼王宗幹欽憲皇后生宋王宗望陳王宗雋瀋王

訛魯宣獻皇后生睿宗幽王訛魯朶元妃烏古論氏生
梁王宗弼衛王宗強蜀王宗敏崇妃蕭氏生紀王習泥
烈息王寧吉莒王燕孫娘子獨奴可生鄴王幹忽宗幹
宗望宗弼自有傳

宗雋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爲東京留守天眷元年
入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俄爲
尙書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
太傅領三省事進封克國王旣而以謀反誅

宗傑本名沒里野天會五年薨天會十三年諡孝悼天
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奭爲會寧收封鄧王後爲

上京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統三年薨子阿楞撻楞海陵爲相將謀弑立構而殺之海陵篡立并殺宗傑妻大定間贈宗傑太師進封趙王

宗強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代宗固爲燕京留守封衛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薨輟朝七日喪至上京上親臨哭之慟仍親視喪事子阿鄰可喜阿瑣

爽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正隆二年除橫海軍節度使改安武軍留守師奉朝請海陵將伐宋嚴酒禁爽坐與其弟阿瑣及從父兄亨徒單貞會飲被杖下遷歸化州刺史奪猛安未幾復除安武軍節度使海陵

渡淮分遣使者剪滅宗室爽憂懼不知所出會世宗卽位東京宗室璋推爽弟阿瑣行中都留守遣人報爽爽棄妻子來奔與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東迎車駕至梁魚務入見世宗大悅卽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溫王改秘書監母憂尋起復遷太子太保進封壽王頃之世宗第五女蜀國公主下嫁唐括鼎賜宴神龍殿謂爽曰朕與卿兄弟在正隆時朝夕常懼不保豈意今日賴爾兄弟之福可以享安樂矣爽泣下頓首謝未幾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爽有疾詔除其子符寶祗候思列爲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使

卿子遷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閑政事卿訓以義方使有善可稱別加陞擢爽疾少間將從上如涼陁賜錢千萬進封英王轉太子太傅復世襲猛安進封榮王改太子太師顯宗長女鄴國公主下嫁烏古論誼賜宴慶和殿爽坐西向迎夕照面發赤似醉上問曰卿醉邪對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紅也上悅顧羣臣曰此弟出言未嘗不實自小如此因謂顯宗兄弟曰汝等可以爲法以爽貲用有關特賜錢一萬貫二十三年爽疾久不愈勅有司曰榮王告滿百日當給以王俸旣薨上悼痛輟朝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

金史卷六十九 哀傳
三
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爲恨其見友愛如此

可喜以宗室子累官唐括部族節度使降忻州刺史海陵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卽位卽棄州來歸與其兄歸化州刺史阿鄰會于中都是時弟阿瑣權中都留守事可喜謂阿鄰曰阿瑣愚戇恐不能撫治欲少留以助之阿鄰乃行可喜留中都聞世宗發東京乃迎見于麻吉補除兵部尙書佩金牌將兵往東京行至中都聞南京已定遂止可喜材武過人狠戾好亂自以太祖孫頗有異志世宗初至中都倥偬多事扈從諸軍未暇行賞或

有怨言昭武大將軍幹論正隆末被詔佩金牌取河南兵四百人監完顏鼓英軍于歸化次彰德會獨吉和尚持大定赦文至和尚使人招之幹論不聽率兵來迎和尚亦以所將蒲輦兵列陣待之幹論兵皆不肯戰遂請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置酒相勞幹論托腹疾不肯飲至夜已張燈時時出門與其心腹密謀欲就執和尚稍具弓矢和尚覺之佯爲不知使其從者迫而伺之幹論不得發上至中都近郊幹論上謁上亦撫慰之幹論自慊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令史幹里朶爲人狡險表圖事幹論取兵于河南統軍使隋滿訛里也幹

里朶與俱來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熙宗殺逆構殺韓王亨世宗疎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初自領其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爲副統以罪解職居京師於是可喜幹論李惟忠幹里朶璋布輝謀欲因扈從軍士怨望作亂幹論曰押軍猛安沃窟刺必不違我惟忠曰惟忠嘗爲神翼軍總管有兩銀牌尚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萬戶高松與我舊必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幹論往約沃窟刺沃窟刺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語在松傳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駕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歸乙亥夜召幹論惟忠幹里朶璋布輝會

其家沃窟刺以兵赴之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擒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刺詣有司自首旣下詔獄可喜不肯自言其始謀及與幹論面質然後款伏上念兄弟少太祖孫惟數人在側然傷之詔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孫皆不緣坐遂誅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刺等其沃窟刺下謀克士卒皆釋之除璋彰化軍節度使布輝濬州防禦使辛巳詔天下是日賜扈從萬戶銀百兩猛安五十兩謀克絹十匹甲士絹五匹錢六貫阿里喜以下賜各有差

阿瑣宗強之幼子也長身多力天德二年以宗室子授

奉國上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居於中都海陵伐宋以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守管籥世宗卽位東京阿瑣與璋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等入留守府殺沙离只府判抹撚撒离喝衆以阿瑣行留守事璋自署同知留守事卽遣謀克石家奴烏林荅愿蒲察蒲查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等奉表東京大定二年授橫海軍節度使賜以名鷹詔曰卿方年少宜自戒慎留心政事改武定軍以母憂去官起復興平軍節度使賜以襲衣廐馬遷廣寧尹坐贓一萬四千餘貫詔杖八十削兩階解職入見于常武殿上曰朕謂汝

有才力使之臨民今汝在法當死朕以親親之故曲爲全貸當思自今戒懼勿復使惡聲達於朕聽改平涼濟南尹卒官年三十七上命有司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

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爲東京留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大宗正事再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領行臺尙書省事封曹國王海陵謀弑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構誣以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而國家事重柰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

此爲指斥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弑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聞海陵召疑懼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卽往至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尙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宗敏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藉遍地葛王見殺宗敏問於衆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尙已行之此蟻螽爾何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爲太師進封爵妃蒲察氏進國號封子撒合輦舒國公賜名褒進封王阿里罕封密國公正隆六

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殺諸宗室阿里罕遂見殺大
定間詔復官爵

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爲北京留守弟
查刺爲安武軍節度使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
蒲察阿虎特子尚土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
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
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
之跪手殺之海陵與唐括辯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
誰當立者海陵意謂已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辯與
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常勝乃熙宗之弟辯荅曰無胙王

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疎由是海陵謂胙有人望不除之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并阿楞是時阿楞方爲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也使特思鞫之無狀特思乃嘗疑海陵與唐括辯時時竊議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因此可以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有端不稱他人乃稱皇帝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查刺特思鞫不以實故出之矣熙宗以爲然使唐括辯蕭肄按問特思特思自誣服故出常勝罪於是乃殺常勝及其弟查刺并殺特思海陵乘此并

擠阿楞殺之阿楞弟撻楞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旣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爲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詐也海陵篡立追封常勝查剌阿楞官爵親臨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諸王侍食于清輝殿曰或稱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譎詐睢盱殺人空虛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元子育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遷大宗正丞兼勸農副使上問宰臣曰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曰爲人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陽溫胙王元外若愚訥臨

金史卷六十九 列傳
事明敏過人朕於兄弟間於元尤欵密

贊曰太祖躬擐甲胄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略
材識足以遂父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金史卷六十九